

他总“盯着”几十年前的脱逃旧案

孙树平：牢记执法者的责任与担当

脱逃的盗窃犯
到海南做了防盗生意

老广东人都知道,英德有个红星劳改场。早在1952年的时候,广东省粤北行署公安处看中了这里土地肥沃,还有平坦开阔的荒野,设立了广东省红星劳改支队。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就提不上啥条件了,劳改干部、武装部队、罪犯同吃同住。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数以万计的劳改犯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下田插秧,上山采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场经济。直到1994年更名为英德监狱,才迈上现代化监狱管理制度的道路。

话还得说回1987年8月28日,在红星改造的盗窃犯骆河光外出采茶。本来跟随小分队在一块儿,一边干活一边就远离了队伍。这一下子,他的心就“活”了,劳改场条件艰苦,此时四周又没什么人看管,索性一咬牙一跺脚就跑了。

这一跑就是30年。骆河光从广东跑到了海南,娶妻生子,还开了家五金门市,专门做板材、防盗网一类的生意。2017年7月4日,骆河光迎来一位客人。客人穿着深紫色T恤、咖色短裤,是海南当地的常见打扮,一边看材料,一边还讨价还价。

就在前不久,广东监狱成立狱内侦查处,各监狱单位成立指挥中心,并将监狱侦查工作职能并入指挥中心,孙树平任副主任负责监狱狱内侦查工作。这个部门其中的工作就是针对监狱内犯罪侦查以及追逃历年的脱逃犯。在对比了二十几宗在逃罪犯卷宗后,骆河光是孙树平的第一个目标。

孙树平在7月3号傍晚和当地公安进到骆河光的老家高州的村里摸排,从村里一位老人家那里得知其孙子和骆河光的儿子有联系,就来了个顺藤摸瓜,利用公安的技术侦查手段追查到了骆河光的电话。

这是个海南号码,孙树平一琢磨,30年前交通没那么方便,素有天涯海角之称的海南确实最有可能成为骆河光的藏身地。他又找了海南战友尝试拨打了这个电话,“我得通过声音判断口音和年纪与逃犯是不是相符”。

确定了号码拥有者特征与骆河光切合后,孙树平连夜赶往海南,并在第二天一早出现在这家五金商店。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也为了进一步确定店主就是骆河光,他乔装打扮,一边谈生意,一边把店主相貌与脑海中的30年前的罪犯照片重合、比对。

“就是他了!”孙树平确认骆河光身份后,找到海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协助抓捕。

逃犯骆河光在30年后重返英德,红星劳改场变成了英德监狱,颇有点感慨。回忆刚到海南的那些日子上山砍甘蔗谋生十分艰辛,即便后来伪造了一套假身份,但30年来每次和家人联系都小心翼翼,更不敢回村里探望父母亲人,也不敢坐高铁飞机,一看见警车就打哆嗦。

如今,骆河光觉得,“服刑几年,换清清白白,挺好。”

骆河光被成功追捕回来后,孙树平开始在监狱中开展反脱逃警示教育,其间还发现了一名在押罪犯2000年故意杀害一人后潜逃的遗漏罪。

拾荒者、精神病妻子
和他们的六个儿女

跑了的犯人在社会上都混得咋样?孙树平的结论是:“不好。”

尚志就是混得最惨的那一类。早在1989年,尚志因为偷生姜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他觉得自己“冤得慌”,趁着天黑放牛的时候跑了。没有身份,也不敢回老家种地,靠什么生活呢?尚志成了灯红酒绿的广州的一个拾荒者,过上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八九十年代脱逃现象一度比较严重,

记者提出要加孙树平的微信,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掏出了一个手机,这个监狱警察的微信页面的昵称居然叫“装修公司”。

他尴尬地解释:“我自己是不玩微信的,这个是追逃‘放线’用的。”

孙树平坐得笔直,办公桌上除了电脑空无一物,一眼就能让人猜到他曾经的军人属性。他1992年12月从部队转业到广东省英德监狱工作,现任英德监狱指挥中心副主任。他讲起话来挺严肃,内容却跌宕起伏得像小说一样,竟然能引人入胜。



后来我们把劳动改造从外围收回监区,这种事情就得到了遏制。”孙树平解释。

尚志倒是不甘寂寞,有回走街串巷偶遇了一个走失的女精神病人,并且将其带回了自家的出租房,也没领结婚证,两人就开始以夫妻的名义同居。两人也不懂什么避孕,一口气连生了五个孩子,大的现在17岁,小的1岁多。医院自然是去不起的,尚志就自己给老婆接生。学校也是读不起的,孩子们都是文盲。日子,就这么凑合过着。

2017年11月,尚志带着五个小孩回了老家阳山县,找到了当地派出所,提出要给孩子办户口。派出所民警在录入指纹时发觉了不对。原来,孙树平早就把尚志纳入了自己的追逃名单,多次到派出所调取过资料,与公安机关早就熟悉。

如此,尚志被抓捕了。那年的冬天在孙树平的记忆里很冷,尚志被抓回来的第二天跟他交代,尚志怕老婆丢人,把她反锁在广州的出租屋里,而且他老婆怀孕了。孙树平的心立刻就揪起来,一个怀孕的精神病患者独自在家多危险!他立刻向驻监检察室、派出所通报了情况,又根据尚志说的地址联系了其出租屋所在地的派出所。

派出所派出的车辆把尚志老婆接上了,回英德的路上,她老婆在车里生了个女儿。

初生的女婴让所有围着这个案子转的人都心软如糖。孙树平发动监狱干警给尚志捐款捐物,发动其老家村委会、镇政府帮他的家人安置生活,还有社工时常去探望。最终,尚志被判加刑11个月,并于2019年1月20日刑满出狱。

逃犯兼拾荒者尚志出狱后,还给英德监狱写了感谢信,并与村干部及社工到监狱送上锦旗表示感谢,同时也成了社会知名的帮扶典型。在多方帮助下,他在村里有

了房子,有了地,孩子们也有了出路,平时还有许多社工去看望。

孙树平总是“盯着”二三十年前的脱逃旧案,免不了有人嘀咕:“事儿又不大,非得把人抓回来,干啥?”甚至有人说他“残忍”。

作为耿直代表的孙树平心里不大好受,却倔强地认为:“从监狱的角度看,这是对狱内关押的7000多名罪犯安全作出的警示,具备教育意义,最终实现监狱的工作职能。从我们执法者自身,要在法跟情之间做衡量,犯罪脱逃我们不抓回来就对不起组织和国家。但从情来讲,我们自身也帮他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20年后
妻子才知道老公是逃犯

湖北人吴志兵是英德监狱“最后一个脱逃犯”。

1997年,年仅18岁的吴志兵平南下广东打工,却掘金不成,生活潦倒,走在大街上一时想不开,抢夺了一名过路妇女的金项链,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生活并未就此止住。吴志兵被捕后,家里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的父亲受不了打击,自觉抬不起头,服毒自杀,姐姐因此也对他十分愤怒。

吴志兵渐渐萌生了“都是服刑害了我”的想法,在狱中抑郁苦闷。这时,他遇见了一位“大哥”,听他诉苦,跟他推心置腹地聊天。一来二去,两个人萌生了“跑”的想法。1997年10月4日晚上收工回监仓的途中,“大哥”趁天黑视线不清,冲向附近草丛强行脱逃,“没想那么多”的吴志兵被拉着袖子跟着跑了。

“从那以后,英德监狱二十几年再也没发生过脱逃事件。”孙树平回忆,当时他已

经到英德监狱工作,对吴志兵这个挺聪明的小伙子有些印象。

吴志兵钻草丛,跑上半山坡,又寻了块洼地躺着躲了一天,然后逃上了北江的一条船,过河后顺着铁路,一路偷坐各种货运火车,转道湖南,回了湖北老家。

在鄂州,吴志兵伪造了另外的身份,学起了理发,结了婚,买了铺面和房子,有了妻子女儿。“这个人的确聪明,在脱逃犯中,算过得好的。”然而过得好的仅仅只是物质条件,吴志兵心里的“结”却越来越深,他时刻受着罪恶的煎熬,靠信佛来缓解焦虑。

孙树平接手追捕历年脱逃旧案罪犯的任务后,吴志兵案因为卷宗比较详细、相对时间近一些,成为他重点关注的目标之一。利用广东省公安厅配置的移动终端以及种种技术手段,在吴志兵个人信息已经注销的情况下,孙树平还是找到了已经改名的他,并主动委托公安机关进行了抓捕。

在罪犯到案后的取证中,孙树平绕过了吴志兵的老母亲和女儿,觉得“罪犯悔罪态度还是挺好的,不要害了他的家庭”。“我不是为了执法而执法,执法也有温度。”

“二进宫”的
危险分子

孙树平这么执着地要把二三十年前脱逃的罪犯抓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在社会上属于风险因素。

说到这儿就得讲一个孙树平其实还是觉得有些“遗憾”的故事。

孙树平1990年应征入伍,1992年12月从部队到红星劳改场工作,从办事员、科员,到现任英德监狱指挥中心副主任,见过的、管过的、改造过的罪犯可以说是“数以万计”了,跟那些在押人员有三天三夜说不完的故事。

就在他到红星工作的第二年,一个叫李阳桂的人入狱。李阳桂对劳动改造表现得很积极,人又聪明,很快被分配开拖拉机。这个工种的自由比较大,有一天晚上李阳桂偷跑出去喝酒到很晚,他心里一合计,觉得回去也要受处分,就干脆跑了。

李阳桂脱逃事件在孙树平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手脱逃旧案的时候,就盯上这个案子。但是经过多方查证,李阳桂除了入狱照片,其他留下的资料多为虚假,线索太少,技术手段也发挥不了啥大作用,一耽搁就是两年。为此,孙树平找到一位从事图侦工作的警察朋友,通过技术手段,才发现这个人已经改名,之前在福建闽西监狱服刑,目前已于2019年1月17日被带回英德监狱。

孙树平去给李阳桂做笔录,才大概得知了他这些年的经历。

李阳桂逃跑后,先是跑到深圳躲藏几年后,李阳桂又跑到福州做服装生意,喜欢打麻将的他结识了一位四川女商人,觉得对方挺有钱,遂跟几个麻友合计绑架了这个女商人,从其银行卡中转走20多万元,并导致被害人去世。

“干了一票大的”的李阳桂在绑架案后逃窜至广州,被福建省警方逮捕归案,2001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一直在闽西监狱服刑。在闽西监狱,李阳桂重施旧计,提供了大量假信息,谁也不知道他的服刑史,并且还因表现好而获得5次减刑。

“这样的人多危险?如果早点抓回来,也许就没有后来那些案子了。”孙树平遗憾地说。

孙树平在结案后拿这个案子去监狱里做警示教育。“有一回我问犯人,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在押的罪犯说现在科技和监狱太厉害了,现在打开监狱大门我都不敢走。”孙树平难得露出一丝得意,对记者说:“你看,这就是震慑作用。”

(张宇 蒋佳伽)
(文中被追逃对象皆为化名)